

掌故奇談

(二)

●馬馳原

康南海大筆寫招牌

陶陶居餐飲猛起飛

廣州市西關，車水馬龍的第十甫有一家富麗堂皇——名聞海內外的百年老字號酒樓——它就是外面古色古香，裡面設備和食品堪稱現代化的陶陶居。

這陶陶居的招牌，卻有一段和康有為有關的故事。

據說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不達，返回廣東，於一八九一年在廣州創辦學館，取名「萬木草堂」，通過講學闡發變法思想，撰寫變法文章。閒中，也常到陶陶居品茗。陶陶居的老闆黃靜波見康有為時時來品茗，久仰其大名，兩人竟成了好朋友。黃靜波見康有為學生多、名氣大，想藉他的聲譽提高自己的店譽，便懇請他書寫店號招牌，康有為欣然命筆，揮灑而就，寫下「陶陶居」三個大字，一直流傳至今，高懸酒樓門額。

不過，又有人認為，「陶陶居」三個字

，不一定出自康有為的手筆，因為學康體的書法家不少，懷疑這三個字乃別人僞托。但後來，有人找來了康有為的嫡傳門生，著名國畫和書法大師劉海粟，以及許多著名的書畫家專門研究、鑑別，均認為「陶陶居」三個字筆法連貫，一氣呵成，「居」字左邊一撇尤有氣勢，此乃大家手筆，非同凡響，相信這是康有為的墨跡。

自康有為寫的墨漆金字招牌掛起後，陶陶居果然生意更加興隆，加上黃靜波經營有方，別出心裁，其中有兩招尤其值得一提：一是創經營特色。他刻意「洋為中用」，將西餐移植到中餐，首創中菜「全餐」。一席「全餐」，先上一碗蟹肉魚翅，然後是四款時菜，炒飯或脯魚淨麵、水果、瓜子，再以名茶包尾。此全餐味美價廉，方便快捷，很受大眾歡迎。

其二，黃靜波獨創以山水名茶招待顧客。歷來廣州人中的上等品茶者，要求茶靚水靚，上等茶葉泡以名貴山泉，那水還要煮至剛昌小如蝦眼的氣泡為宜（俗稱「蝦眼水」

）。據說這樣泡出來的茶最醇最香。黃靜波有感於此，便不惜高價僱人，每天遠從白雲山上白雲寺內，汲取九龍泉水回店作泡茶之用，並以官興茶壺、潮州炭爐作烹茶用具，派專人侍候於廳堂雅座。

這使陶陶居名聲大噪，遠近茶客爭來一試「山水名茶」。

黃靜波還很會做廣告。為了使顧客對山水名茶加強信心，他專僱挑夫數十人，每天分上下午兩次，用木桶盛載九龍泉水，上面貼上白雲寺和陶陶居的封條，呼喝著招搖過市，於是更使陶陶居的大名及其山水名茶街知巷聞了。

黃靜波還以「陶陶」兩字作「鶴頂格」，公開在報上徵聯，藉此以便擴大茶樓的知名度。

當時獲得冠軍的對聯是：

陶潛善飲伊尹善烹恰相逢作座中君子；
陶侃惜分大禹惜寸最可惜是杯裡光陰。

黃靜波將此聯及另外幾對佳作掛在廳房

門前，供茶客欣賞，一時傳為美談。

康有為創禁纏足會

由家鄉推廣到全國

女子纏足，是中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摧殘婦女身心健康的陋習。康有為年輕時就對纏足深惡痛絕，斥為「折骨傷筋，害人生理，謬俗流傳」，並立志改革禁止之。

當時，舊俗根深蒂固。女子若不纏足，就會被人恥笑，長大後很難嫁出。一八八三年，廿六歲的康有為不畏舊勢力的壓力，堅持不給長女同薇纏足，二女同璧隨侄女乘勢效法，全不纏足，這無疑是一場家庭革命。

康有為認為一家禁纏足，影響甚微，必須擴及社會。於是，他與曾遊歐美，也反對纏足的鄉紳區謬良商議，創建「不纏足會」。康有為起草會例，大力倡導鄉人放足入會。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纏足會。後來，他又把禁纏足當作變法維新運動中的一項政治措施來施行。

一八九五年，他和弟弟康廣仁創辦粵中「不纏足會」，隨後又推廣到上海、湖南、福建等地。

一八九八年七月，康有為又上書光緒皇帝請禁天下纏足。光緒准令，獎勵各省不纏足會，定律十歲內幼女停止纏足，否則不准領受封典，令全國照辦。

遊印度登上雷音寺

康同璧華女第一人

康同璧（一八八九—一九六九）是清末維新運動領袖、思想家康有為的女兒。她學問淵博，擅長詩詞書畫。

康同璧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。康有為自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，即長期流亡海外，漫遊三十一國，直至一九一三年返國。因此，康同璧青年時代曾隨父遊歷歐洲。

康有為流亡海外時，一度寓居印度。當時，康同璧年僅十九歲，受國內親友委託，遠赴印度探望康有為。她雖妙齡弱質，但不辭艱辛，終於到達印度，與父親會面。隨後她對異國風光頗感新奇，遊興勃發，要求其父攜遊印度名勝古跡。

她特意到比哈爾邦去朝拜名揚四海的靈鷲山釋伽牟尼聖地，並寫了一首拜謁靈鷲山雷音寺的絕句如下：

「舍衛山河歷劫塵，
布金殿環數三巡。

若論女子來遊者，
我是支那第一人。」

雷音寺，即「西遊記」所寫唐僧歷經磨難，赴西天求取真經的目的地。該址在今印度比哈爾邦底賴雅附近。據傳釋伽牟尼成佛後，曾在此演法多年。康同璧為自己成爲中國第一個赴「西天」的女子而自豪，遂寫了以上絕句。

康同璧早年曾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、中國全國婦女大會會長。

紅粉知己輓蔡鏞聯

朱劫成捉刀成絕唱

衆所周知，蔡鏞是一位聞名中外的護國英雄，小鳳仙是京都色藝冠絕的名妓。

一九一六年十一月，蔡鏞將軍病故，小鳳仙悲慟欲絕，親臨祭奠，掛一對聯挽之：

「萬里南天鵬翼，直上扶搖。那堪憂患餘生，萍水相逢成一夢；

幾年北地燕支，自悲滄落，贏得英雄知己，桃花顏色亦千秋。」

此聯對仗工整，情詞並茂，可謂千古絕唱，一時傳誦海內外，然作者是誰，衆說紛紛，莫衷一是。

據黃岩尤伯翔先生考證，此聯乃黃岩人朱劫成代作。

朱劫成先生原住浙江黃岩城關司廳巷，爲光緒三十年進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日本法政大學畢業，曾任廣西提法使、浙江省民政司長、國會衆議院議員、參政會參政等職。民國四年左右與蔡鏞同住北京，過往甚密。蔡離京抵昆明護國討袁，與朱先生時有函電往來，共商大計。黎元洪當政後，朱先生北上任國會議員，同年十一月蔡鏞因病赴日就

醫，不幸去世。因而小鳳仙請朱劫成先生代擬挽聯。

月旁貫窄空懸銅錢

蘇曼殊作畫諷財奴

蘇曼殊多才多藝，能詩善畫，通英、日、法、梵文。他有嚼摩登糖的嗜好，有時竟以糖代飯。向他求畫的人，多饜以豐盛糖果。

有一次，上海一富商備帶大量高級糖果，請他即席賜畫，講明畫畫好之後才可吃他的糖果。

蘇曼殊沒說什麼，只是笑了笑，即揮毫成畫一幅：水涯一葉扁舟，岸邊垂柳飄拂，天空殘月一勾。畫中有詩，詩中有畫。富商大喜，極想以糖果換得。

這時，曼殊笑說：「讓我再添幾筆，以成完卷吧。」

商人大喜，仍緊抱糖果不放。只見曼殊在月旁加幾個圈，加以綆絡貫穿，成一串光亮的空懸銅錢。座中人見之不禁大笑。

那位富商先則驚異，繼而面紅耳赤，幾無地自容。

張季鸞戒個人賣名

報紙社論不署作者

報界前輩張季鸞是一個不求名利的人。

他曾說過：「文人不要錢容易，名利都不要甚難；倘若連名都不要，則為人差不多了。」

「他主張「記者要存大我，忘卻小我；忘小我始能不慕虛榮，始能不避權貴，而主持公道。」他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七日發表的『我們有什麼面子？』一文中說：

「我們從在天津辦報以來，因為戒個人賣名的陋習，報上作文字，不惟不署名，並且不涉及作者個人的一切……」

民初，各地報紙的社論大都部署作者姓名。『大公報』新版自一九二六年問世後，便取消了署名制度，不僅社論如此，記者採寫的通訊，也是隨使用個筆名見報，因而報上稀奇古怪的代名很多。後來，各報均仿效此法。

郁達夫獨擅集句聯

佳作每多出自唐詩

郁達夫（一八九六—一九四五）作的聯詩中，有一些是集句聯。

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，郁達夫作了兩副集句聯，他把柳宗元的一聯詩折開，集成兩聯：

「直以慵疏招物議（柳宗元）；
莫拋心力作詞人（溫庭筠）。」

「莫對青山談世事（元好問）；
休將文字佔時名（柳宗元）。」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，郁達夫題集

一句聯一幅：

「百年心事歸平淡（龔自珍）；
十載狂名換芋蘿（柳亞子）。」

據『郁達夫詩詞集』，郁達夫有「無題集句聯：

「芳草有情皆礙馬（羅隱）；
人間送別不宜秋（張昱）。」

一九三六年，郁達夫在福州集杜甫、龔自珍句成聯：

「豈有文章驚海內；
斷無富貴逼人來。」

海上才子熱衷出版

邵洵美能寫又能詩

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，邵洵美（一九〇六—一九六八）也是頗有名氣的。

邵洵美在上海讀完中學，就留學英倫，住在摩爾牧師家中，進劍橋大學讀書，對歐美文學、英國風土人情頗有通曉。兩年後到巴黎學繪畫，與謝壽康、徐悲鴻、劉紀文、張道藩、郭有守等誼結金蘭，稱天狗會。徐悲鴻後來是繪畫大師，劉紀文是南京市長，張道藩是CC紅人，郭有守任四川省教育廳長，謝壽康做過大使。

邵洵美二十一歲時與表姐盛佩玉結婚，女的較洵美長一歲。洵美的父親邵恒，娶盛宣懷的第四女為妻；而洵美是邵恒的長子，丰儀出色，又娶盛的孫女為妻，親上加親。

洵美的伯父邵賢娶李鴻章的女兒為妻，無出洵美成了兩房兼祧子。三份豐盛的陪嫁，似乎是金山、銀山用不完似的。洵美喜交友、豪爽，金錢在所不惜，一副大少爺派頭，揮金如土，有「小孟嘗」之稱。

邵洵美本人能寫新詩、翻譯頗在行、繪畫也有風格，稱得上「海上才子」了。儘管他多才多藝，早年不願花很多時間寫作，因資財豐厚，毋需煮字療飢。他的朋友章克標在「文壇登龍術」一文中如此寫洵美：「有富岳家、有闊太太，用陪嫁錢，作文學資本。」可謂一針見血。

邵洵美在英國時，欣賞刊物——「黃書」，封面作金黃色的。他對出版事業有興趣。於是在上海開了一間金屋書店，出版一份文學雜誌「金屋月刊」，銷路不多，入不敷出，他也不在乎——彷彿像是京劇票房一樣地在玩票。

「一、二八」後張光宇、張正宇、葉淺予、黃文農合編的「時代畫報」月刊，由洵美出資接辦。後來又辦了時代印刷廠，出版過「十日談」旬刊，還創辦了時代書店。

邵洵美和徐志摩談得攏，友情不錯，徐志摩忙不過來，洵美到光華大學代徐志摩上英文課。洵美還為新月社墊付款項，一度擔任新月書店經理。到一九三二年秋，由胡適之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商定，新月書店虧空由商務彌補，新月出版的書籍移交商務，才告一段落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，英國文豪蕭伯納到上海訪問。筆會中國分會在世界學院舉行歡迎會。魯迅、梅蘭芳、張若谷等參加。在蕭伯納演講之後，有美男子之稱的邵洵美向蕭氏贈送禮物，其中有京劇臉譜等紀念品。

他出資辦「論語」半月刊，讓林語堂成名，他出資辦英文「天下」半月刊，叫溫源寧出風頭。

邵洵美對出版事業，一直是興趣濃郁，不在乎盈利。時代書店出版過好幾本自傳的書，如「沈從文自傳」、「盧隱自傳」、「欽文自傳」，作為「作家自傳叢書」。

「八、一三」抗戰爆發，洵美家從上海楊樹浦搬到林森中路一幢里弄二層小洋房，他有五女三男，夠擠的了。

美國女作家項美麗成為他的密友，兩人合作寫了英文「宋氏三姐妹」一書。邵洵美又用項美麗的名義出版了中文「自由譚」和英文「公平評論」兩份月刊，鼓吹抗戰，避免日方檢查。

抗戰勝利後，邵又辦了「見聞」和復刊「論語」，失敗了。

不善理財的邵公子從大陸易權後已捉襟見肘，坐吃山空了。承友好的幫助，好在他中英文根底深厚，他轉向筆耕了、譯書、審稿、改稿，來維持生計。

早歲，徐悲鴻給誼弟邵洵美畫了一幅神駿的馬，因為邵肖馬。

後來，邵洵美患上嚴重的氣喘病，終於

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在上海病逝，不巧五月六日才是他六十二歲的生日。

多才多藝的聞一多

昆明掛牌治印維生

聞一多在美國是學美術的，繪畫、服裝設計、舞台裝置，都有一套功夫。

他又會寫篆字、寫甲骨文、寫金文，頭頭是道。而且逢場作戲，刻圖章玩玩。二十年代時，他曾給潘光旦刻一方石章，惟初學伊始，手藝未見高明。

抗戰期間，清華南遷。聞一多亦到昆明，在西南聯大任教。頭幾年，大學教授薪資尚能維持家用；其後，通貨膨脹、物價如脫韁之馬，一發不可收拾。教授月薪，不足以養家活口。要活下去，不得不搞副業，聞一多就以治印定潤例，因而自稱是手工業者。雲南多象，昆明文廟街才二十幾家店舖，竟有十幾家象牙舖。當地的象牙品質實不佳，就地取材，有賴名家刻起象牙章便名貴起來了。

在李公樸開設的北門書屋對面一所房屋，掛起了三友金石書畫社的招牌；字掛的是雲南大學胡石予教授的書法；畫掛的是李公樸岳父張克先生（公樸夫人為張曼筠）的作品；圖章是聞一多的生意經，來件再刻。

大約一九四二年夏天開始，聞一多的潤例是石章每字二百元，牙章每字四百元。過

了一陣，法幣貶值，改為石章每字一千二百，牙章每字二千。

以後，在青雲街、正義路的幾家文具店，也張貼了聞一多治印的廣告，以廣招徠。

聞一多這位手工藝者，只要一把刻刀在手，寫上幾個字，就可動手。好在他美術上有造詣，文學上有修養，刻圖章古樸而雅致，生涯尚稱不惡。

刻牙章是很費勁的，尤其是老象牙，要使很大的勁。日積月累，他的右手食指上便長起一個大大疙瘩。久而久之，聞一多的長子立鶴、次子立鵬也學會了這門手藝了。

有時，聞一多也為友好治印，那是不好意思開價錢的。他也送給吳晗陽文牙章一方，邊款是：「卅五年四月製。時與吳晗寓於昆明海子邊之西倉坡。」

首名中國工科博士

馬君武稱一代宗師

馬君武（一八八一—一九〇四年），名和，以字行。廣西桂林人。祖籍湖北蒲圻鐵山馬家。他是辛亥革命元老，文理兼長的教育家。

少年時，敏慧勤奮。在他母親嚴格督導下，他決心「拚命讀書」，「立志做人」。十四歲時，用一個冬天讀完二十四史中的五史，接著，又用一年時間讀完其他諸史。一八九七年，在桂林聽南海康有為講學，

十分崇敬，初萌變革之心，曾為「廣仁報」撰稿。

同年，從唐景崧（同治進士，曾任台灣巡撫）學習數學與英語。一九〇一年，留學日本，學工藝化學，參加同盟會。一九〇七年，留德進柏林工藝大學，習冶金，成為中國留德學生中第一個工科博士。

他於辛亥革命返國。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，任馬君武為實業部次長。後經營工業。

一九二一年，孫中山推薦馬君武任廣西省省長兼攝軍務，馬君武依然保持學者風度，書生骨氣，以「堂堂正正為人，清清白白做事」自勵。時陳炯明叛變，馬君武無法維持局勢，六個月後引咎辭職。

旋去上海、北京等地，在大夏大學、中國公學任教授，在北京工業大學任校長。

一九二七年返廣西，創辦廣西大學，自任校長，延聘名師，為國育才，對有真才實學而家境清貧的學生備加關懷。

馬君武愛好文學，是位熱誠的愛國詩人，與柳亞子、蘇曼殊交誼甚篤。其詩格律自由。他曾以詩為武器，揭露和斥責列強侵華、清王朝腐敗以及汪精衛賣國投敵的罪行。他寫下不少感染力強烈的詩篇。有「馬君武詩稿」傳世。

他精通外文，曾用歌行體翻譯拜倫、席勒等名著詩篇，在翻譯界中獨樹一幟。他還翻譯過達爾文的著作。

一九四〇年，馬君武病逝桂林，人們對

這位教育家輓以「一代宗師」。

奇妙文章也是奇人

邵飄萍題寺院碑記

邵飄萍是浙江東陽紫溪村人。村西一里許，有一唐代古剎雲峰寺。此寺在當地頗負盛名。因年久失修，三間大殿和五間西廂瀕臨傾頹。一九二三年，寺僧和村人動議重修，但募捐不到足夠的修葺資金，便由邵貴祿出面，寫信向正在北京辦「京報」的堂叔邵飄萍求助。人們知道邵飄萍向來慷慨樂助，但他是「五四」運動先驅者，撻伐封建迷信不遺餘力，重修雲峰寺之舉，會得到他資助嗎？

在他撰寫的批判宗教觀念的文章中，他認為：「宗教之與科學真理，如水火之不能相倚。故科學愈發達，真理愈昌明，則信仰科學真理之人數益多，信仰宗教之人數自益減少。以是推演，信宗教之事將來可至於絕對無有。」在他看來，宗教是一種歷史現象，家鄉農民信菩薩，禁止則於事無補，重要的是疏導教育。他很快復信故里，答應捐助。

不久，邵貴祿進京探親，邵飄萍慨然捐洋二二五元，叫他帶回紫溪，資助重修家鄉寺院。

修葺雲峰寺時之事即將告成時，邵貴祿收到堂叔邵飄萍來信。拆開一看，裡面附有

一篇應村人而撰的「重修雲峰寺大殿並西廂記」，題目用兩道紅杠杠劃出，文中寫道：「余素不信宗教，於佛教更未之研究。然聞村人有重修雲峰寺之舉，欣然樂助其成。蓋不重宗教而重祖宗之遺澤也。……唯山川靈氣、祖宗遺澤，賴斯寺而長存。所謂佛者，亦歷史上一可愛之陳迹而已。後之視今，猶今視昔。願我族人，其世世永寶，萬代無極。」

村人選用上好青石，磨制了一座石碑，刻上碑文，立於大殿內西側。

邵飄萍為雲峰寺作記的消息不脛而走，傳遍四鄰八鄉，甚至鄰縣許多人也不惜遠道而至，特意來看這篇碑文。據紫溪年長者回憶，永康縣一些穿長衫、戴眼鏡紳士模樣的人，坐轎子來到雲峰寺。他們無心領略四周秀絕景色，也不急於參拜裝飾一新金光閃爍的巨佛；進得寺院，便駐足碑前，琅琅讀起楷書鐫刻的碑文，始而歪頭側目，繼而皺眉蹙額，終而不住地搖頭晃腦，以拐杖擊地，連連嘆道：「真乃奇文！真乃奇章！真乃奇人！」古往今來，伽藍碑文多矣，可他們從未見過被佛教徒視為聖潔之地的寺院裡，有過這等開篇便言「不信宗教」，公然否定神佛存在的奇特碑文！出了雲峰寺，他們見農夫在田間勞作，禁不住贊嘆：「你們邵家，可出了個了不起的人物啊！」

這篇碑記是邵飄萍在家鄉唯一遺文。大陸易權後，寺宇在一次特大雹災中傾塌，石

碑埋沒於瓦礫叢中。村裡農民邵新富怕碑文泯滅不傳，一字不誤地抄錄下來，珍藏至今。重修雲峰寺時，在紫溪小學執教的陳景灝老先生，仍能大略背誦碑文。六十年代初，人們把石碑抬進村裡，現已成爲珍貴的歷史文物。六十多個春秋的風風雨雨，寺內衆多的石碑已不知去向，獨有此碑在。

華枝春滿無心月圓

弘一法師留偈贈友

弘一法師（一八八〇—一九四二）俗名李叔同，字息霜，別號晚清老人，祖籍浙江平湖。早年東渡日本，學習繪畫、音樂，加入同盟會。回國後，任上海『太平洋報』主筆，爲南社巨子之一。

他才華橫溢，詩、書、畫、金石、音樂、戲劇，無所不精。

一九一八年，他在杭州虎跑大慈寺披剃爲僧，法名演音，字弘一。再精修南山律學，著有佛學十餘種，是近代最有學問的高僧。

夏丏尊（一八八六—一九四六），浙江上虞人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教時，與弘一相識。那時，弘一也在該校任教，講授音樂、美術課程。二人朝夕相處，友情甚篤。弘一一直潛心研究佛學，早有出世思想。

一九一六年的某一天，夏丏尊偶然與弘一

談起一日本雜誌上談到的一篇談斷食的文章，說斷食可以使人身心更新，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，釋伽、耶穌都曾斷食。這對弘一產生很大影響。

來年初，他避開親朋好友，逕自往西湖畔虎跑大慈寺實驗斷食。第一個星期逐漸減食，第二個星期只飲清水，第三個星期先飲粥湯再逐漸恢復正常飲食。斷食期間，每天臨寫魏碑，靜心養性。經過這次嘗試，弘一皈依佛門之意更堅，開始吃素、念珠、拜佛。

一九一八年夏，他終於出家。

弘一出家後，對夏丏尊十分感謝，認爲他令自己實現了夙願，而夏卻因此大爲不安，特地在故鄉上虞白馬湖畔修建庵居「晚清山房」給弘一居住。此後二人一直保持深厚友情。

一九四二年九月，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溫陵養老院圓寂，終前給夏丏尊寫下遺偈：「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執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問余何適，廓爾亡言。華枝春滿，無心月圓。」

浙江師範四大金剛

夏丏尊稱一代師表

夏丏尊是五四運動先驅，文學研究會首批會員之一。當過二十年教員，做過二十年編輯，教育家、出版家、文學家一身兼任三

種身份。

夏老原名鑄，字勉旃，十五歲時中了秀才。那時廢科舉、興新學，他進了上海中西學院和紹興府學堂讀書，還去日本留學，都因家境困難，未曾讀到畢業。

夏鑄於一九〇八年，與周樹人（魯迅）同時應聘為浙江兩級師範學堂（民初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）通譯助教。一九一二年，他改名丐尊，與勉旃諧音。一九一三年，出任舍監，兼教國文。五四期間，夏丐尊與陳望道、劉大白、李次九四位國文教師，在一師並稱為四大金剛。夏用的課文是章士釗的『中等國文典』，幫助學生在語文方面打下基本功。

夏丐尊一口紹興話，高如羅漢，同學私下叫他「夏木瓜」，因為他是「執法如山」的舍監。當年學生曹聚仁被他沒收一部『水滸』，對他恨得要命。可是他卻被公認為「媽媽」，因為他管得又寬又細，對學生什麼都要關照，學生便道是「媽媽的教育」。而教音樂美術的李叔同，平時不多說話，對學生溫和而嚴肅，也受學生愛戴，則被稱為「爸爸的教育」。

爸爸也好，媽媽也好，都是出乎對學生的一片愛心。當時，夏丐尊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學生身上了。他主張教育必須跟上形勢，支持新文化運動，革新國文教育；對學生多看新書刊，吸收新思潮，提倡發揮自由思想，支持學生辦刊物。豐子愷、曹聚仁等都是

他的及門弟子。

一九二〇年，夏丐尊離開了杭州，曾在長沙湖南一師及寧波浙江四中任教，後來又到上虞春暉中學任教，住白馬湖畔的「平屋」，那裡風景秀麗，和朱自清、劉薰宇、豐子愷共事，志同道合，以嚴謹學風著稱。黃源、谷斯範、毛翼虎等都是他的學生。

一九二五年夏丐尊遷居上海，在匡互生主持的立達學園任教。校名立達，取諸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之意。校設江灣，並闢農場，不叫中學，而名學園。與葉聖陶、周予同、朱光潛、夏衍、趙景琛、豐子愷、方光濤等共事。又成立立達學會，加入的又有沈雁冰、鄭振鐸、許傑等人，會刊『一般』，由夏主編。夏教國文所編講義，經劉薰宇修訂後交開明書店出版，即風行一時的『文章作法』。

開明書店是章錫琛等創辦的，先是趙景琛任總編輯，不久，由夏丐尊繼任。一九三〇年創刊中學生雜誌，夏在『發刊詞』中指出：數十萬青年「徬徨於紛歧的歧路，飢渴於寥廓的荒原」而無人關心，「我們是有感於此而奮起的」。在這刊物上，發表不少深入淺出的、生動有趣的文章，如夏丐尊、葉聖陶的『文心』、劉薰宇的『馬先生學數學』、顧均正的『科學趣味』、賈祖璋的『生物素描』、高士其的『細菌和人』，這眾多專欄，後來都輯成單行本，還出了『中學生出路』、『致文學青年』、『貢獻給今日

的青年』、『革命者的青年時代』、約請魯迅、茅盾、胡愈之、郁達夫、沈從文等名家撰稿，為青年在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指明出路。徐盈、彭雪珍（子岡）、任大霖等青年，當年都是在『中學生』發表過處女作的。

林語堂任函授導師

夏丐尊又於一九三三年創辦開明函授學校，由葉聖陶、宋雲彬、陳望道、劉薰宇、林語堂、傅彬然、豐子愷等專家任導師，分撰各科講義，並解答疑問、批改作業，以幫助青少年追求知識。後來輯成『開明中學講義』十三種，便於自學。

一九三六年，夏與顧均正創辦『新少年』雜誌，適合高小、初中學生閱讀；一九三七年，夏與胡愈之創辦『月報』，係學術性的文摘刊物。

一九三六年，開明書店成立十周年，作為總編輯的夏丐尊，很重視文學書籍的出版。十年間，巴金的『滅亡』、『新生』、『家』，茅盾的『幻滅』、『動搖』、『追求』、『子夜』、『春蠶』，葉聖陶的『城中』、『倪煥之』、『丁玲的』、『在黑暗中』、盧隱的『靈海潮汐』、王統照的『山雨』等等，均由開明出版，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均佔一席之地。

「八、一三」全面抗戰爆發。一九三七年九月，開明同人內遷。夏年逾半百且多病，留守上海。他為生活所迫，在曾秀肅（曾

孟樸之妹）主辦的南屏女子中學教國文，聊以餬口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夏丕尊與章錫琛、姚秀琅、方潔等三十九人同時被日本憲兵司令部逮捕。「罪名」是中國文藝家協會（一九三六年成立，夏被公推為會長）的主張抗日的宣言，夏等是抗日分子。幸

日本朋友內山完造的奔走營救，夏始獲釋，但其精神和身體備受折磨，健康益趨惡化。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戰勝利。開明書店也遷回了上海。『中學生』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滬復刊，夏抱病寫了『寄意』一文，他把它比作「親生骨肉，親手養大的女兒」，還

說「如果健康允許的話，一定要多寫些值得給讀者看的東西。」可惜，同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夏丕尊溘然長逝。遺言是：「勝利，到底啥人勝利！無從說起！」憂國憂民之忱，溢於言表。一代哲人，和我們永別了。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闕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。

聖文叢書

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守成著
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可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。